

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 自我与共同体思想^①

朴玉

(吉林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关于新世纪美国都市人精神生活的写照,其中包含着当下都市人多重自我建构与共同体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品中人物由于社会关系的断裂,导致对社会自我的质疑,产生孤独、迷茫情绪,由此引发对于乡村共同体所张扬的温馨和谐关系的渴望;他们致力于通过文学创作等方式建构想象共同体,追求丰富完善的精神自我;他们还在对传统共同体的超越中,以其独立的自我意识,探寻实现理想自我的路径和方式。

关键词: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自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5-0042-06

新世纪美国小说承继20世纪美国文学观照现实的传统,表现出对“9·11”事件、全球化、媒体景观等议题的关注,包括厄普代克、德里罗、罗斯在内的一批老牌作家切入时事,言说世纪之交美国都市人的迷茫、错愕、创伤等情感。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刚刚退休男子内森的视角,展现布鲁克林普通人的生活境遇与时代变迁的交错互动,描绘了一幅彼此救赎,复归信心的芸芸众生之像。有学者认为作品以对现实的表征流露浓厚的历史意识^①。亦有论者将小说与奥斯特其他作品结合起来进行政治解读,强调其“将美国历史以及种族压迫融于创作的政治色彩”^②。上述见解已注意探讨作品中的时政元素,但忽略奥斯特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尤其是对新世纪美国普通人对于自我存在意义的挖掘。

就奥斯特以往作品来看,关注个体感受,通过个人实践,完善对外部世界与自我的认识,始终是

其创作主题之一,《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即为典型。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言:“所有人在其内心都装着几个人,他们大多数往往从一个自我跳到另一个自我,竟然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③这种对于自我的探讨和拷问,往往借助行为主体与外界的互动交往展开,尤其体现为都市人将自我置于多重共同体中加以阐释。具体而言,作品中人物由于社会关系的断裂,对其社会自我产生质疑,并感到孤独、迷茫,引发对于乡村共同体温馨和谐关系的渴望;他们通过文学创作等方式建构想象共同体,并追求丰富完善的精神自我;他们最终超越传统共同体,探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理想自我的路径和方式。奥斯特对新世纪都市普通人精神境遇的描摹体现其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

一 乡村共同体诉求中的社会自我危机

1992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历史

^① 收稿日期:2018-05-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6YJA752012);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8B25);吉林大学项目(2017QY003)

作者简介:朴玉(1972-),女,吉林长春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② Simonetti, Paolo. "Loss, Ruins, War: Paul Auster's Response to 9/11 and the 'War on Terror'". *The Invention of Illus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aul Auster*. Eds. Stefania Ciocia and Jesús A. González.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p.15.

^③ Durkin, Anita. "Writing in the Margins: Place and Race in *The Brooklyn Follies* and *Timbuktu*". *The Invention of Illus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aul Auster*. Eds. Stefania Ciocia and Jesús A. González. Newcastle upon Tyn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p.55.

^④ 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说道,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他已无任何对手,并将一路凯歌,勇往直前^①。或许这种乐观心态,代表了部分美国人的心声,《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的人物也感慨道,“资本主义胜利了,再无任何反对它的势力了。我们所有人都沾沾自喜,自鸣得意……”^②然而,现实未必如此。奥斯特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于“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前,讲述者内森开篇即以“我要找一个地方安静地死去”定下哀伤基调,随后铺陈开来的是失意者群像:身患癌症的退休者内森;有犯罪前科的书店老板哈里;中断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汤姆……行文中,众人无不流露摆脱尘世的渴望:内森期待“内心庇护所,一个人在现实世界里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时想要去的地方”,哈里想要维持“生存旅馆,一个我可以在心灵造访的世界”。汤姆的表述更为直白,“我想要的不是群居村,是共同体”^③。“庇护所”也罢,“生存旅馆”亦然,都近义于“共同体”带来的美好感受,即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直接的、共同关怀的关系,它往往与规模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相对立^④。小说中人物以对共同体的渴望,言说对时政的不满和愤懑,揭示新世纪都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疏离的本质。

小说中人物对于共同体的渴望,基于与血缘共同体的疏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失落情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自我,既包括自己认为所属的关系,也取决于认识他的其他个体及其所在团体所做的相应评价^⑤。家庭,作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初级团体”之一,影响其成员的情感生活和心理活动,使得“我”意识到自己是“我们”团体的一份子,并获得对其自我价值的肯定。有论者甚至强调,“在家庭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血缘亲缘关系,饱含最富人性的爱”^⑥。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为孤家寡人:内森,离异,与远嫁的女儿疏于沟通;汤姆,父母离异,妹妹离

家出走;哈里,离异,女儿被关进精神病院……。上述人物都疏离于家庭生活。缘何如此?当今时代,基于职业、教育、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多元化,人们所处场所和工作形态不断变化,生活方式亦呈现流动性特征,那种由共居一地而建立的长久关系日趋稀罕,甚至家庭成员之间亦受影响。夫妻感情、父女关系,兄妹情谊都为血缘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原本置身其中的内森、汤姆和哈里等人,以其父亲、丈夫、兄长等身份,赢得尊敬、获得关爱。如今远离家庭,失落、孤独在所难免。

都市边缘群体的自我失落感尤其来自于社会层面的否定性评价,小说以对汤姆的刻画为典型。汤姆,康奈尔大学毕业,本打算继续深造美国文学,拿到博士学位,谋得教职,做个教授,这一切原本都被视为可以憧憬和预期的幸福。而无论他对于梦想的追寻,还是社会对其才华的需求,都在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优才机制”中进行的,即一个人通过相应的测试和考核,进入不断上升的科层体系^⑦。如果汤姆按部就班,顺利进入科层体系,不但可以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还能赢得包括社会声望在内的文化资本,取得他所在学术共同体的承认。然而,有论者指出,这种在共同职业或艺术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相对脆弱,必须通过便捷和经常的联合来联结^⑧。放弃学业的汤姆,最初还能去见见这些老朋友,他们还记得他的幽默和才气,但是很快,他的跌落动摇了他们的信心,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前景开启了一道新悲观主义大门^⑨。究其原因,这种团体的建立,仅仅是向着类似目标迈进的同行者群体而已。一旦汤姆远离学术话语体系,与他人的关系也趋于淡漠。此外,“优才机制”在奖掖合格者的同时,也在惩罚不能达标者。各种教育、工作和文化机构公开招募精英,被淘汰者遭到隐性的惩罚,被巧妙地剥夺了进入阶层式提升空间的权利。及至汤姆,他前景暗淡,此前的规划都化为泡影,只能以开出租车糊口。汤姆遂将此类隐性惩罚视为对自我潜能和自我发展的否

①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③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2页。

④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P, 1983, pp. 75-76.

⑤James, William.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Dove Publication Inc. 1950, p. 295.

⑥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0页。

⑦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

⑧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7页。

⑨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定,他将出租车公司的缩写“三D”定义为“黑暗、崩溃和死亡”(darkness, decay, death),自嘲人生如同在黑暗中行驶,“整夜开车在城里转,永远不知道你要去哪里”^①。

于是乎,“想要去一个乡下的什么地方,有足够土地和足够房屋,给所有愿意生活在那里的人”承载着主人公们对于共同体的渴望,并被视作对新世纪都市人际关系的反拨。腾尼斯强调,居于乡村者住所毗邻,共享村野,仅有农田划分你我之界,这就使得交往频繁,相互熟悉,彼此信任,易于形成融洽的共同体关系模式^②。的确,古往今来,人们所向往的田园生活,莫不如此。反观汤姆眼中的都市,时报广场、布鲁克林大桥、中央公园等颇具纽约特色的地名频现文本,但只是一笔带过,彰显大都市的“非地方”(non-place)特征。恰如奥热所言,在超现代社会里,诸如飞机、火车和汽车等运输工具,都属于“非地方”。如果说“地方”代表稳定、关系和身份,那么“非地方”则侧重都市生活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③。汤姆等都市人只是在上述“非地方”空间短暂停留,始终处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上,并在快速流动和变换的多重空间中,不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见识各色人等。居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与陌生人接触机率明显高于农村,这种多场合短时间内与不同人短暂相遇,更多限于浅层交往,疏于言语沟通,无以建立威廉斯所言及的深度共同体。由此可推,渴望乡村共同体,自在情理之中。

作品中人物居于全球化时代,交通便捷,信息畅通,所谓城乡差别,已然寥寥。推而远之,福山所鼓吹的“历史的终结”,更多从地缘政治层面阐释而已。世纪之交的美国人,无不感受金融资本的冲击;网络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出现,不仅对个人和技术提出新要求,而且催生消费文化。新媒体时代,以报纸为主要载体的公共领域已逐渐被新媒体填充;媒体引导消费、刺激消费,消费行为反过来又影响政治,小说中人物因此感慨道,“高尔夫频道、色情频道、令人作呕频道,21岁的 dot-com 百万富翁……”^④转型时期的巨大变革并没

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汤姆因此愤愤然:“我们仍像先前一样互相仇视憎恨,这个国家正转向可怕的地方。基督教权力狂躁症。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在饥饿而死,我们却不举一根手指给予援助。先生们,我是再也忍受不了。我想出世。”^⑤如此语气,道出对现实不满,甚至厌世情绪。然而,除非彻底诀别,否则何以出世?此类无奈表述,道出乡村共同体的不可能性。

二 想象共同体建构中的精神自我探求

倘若现实如此不堪,惟盼美好在远方。无论是汤姆的“乡下共同体”,内森的“内心庇护所”,还是哈里的“避难所”,都可被理解为昆德拉所言及的“别处”,即他们都在探寻一个心灵造访之地,籍此脱离现实存在,在精神世界里探寻其内心或主观的存在。有论者指出,对精神自我的认知是一个人的自省过程^⑥。正是在探寻精神共同体的历程中,人们不断完善精神自我,促进心智的成熟。因此,对于精神自我的探求也是寻求想象共同体的过程。这种精神探求,对于失意者来说,更为深刻。小说中的内森即为典型:失去头发,失去工作,失去老婆……对于罹患癌症的内森而言,当物质需求已然无趣,身体自我行将消失之际,何以填补空虚?内森决定开启写作计划,“把我作为人的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所犯的所有错误、所有失败、所有窘迫、所有弱点和所有无聊行为都写进去”^⑦。

内森以其自传性记忆书写,审视自我及其与女儿的关系。多年前英文系毕业的内森,迫于生计放弃文学,以保险销售为职。当人生至此,愈加感怀对所钟爱之事的放弃和对所爱之人的忽略。内森重新笔耕,不啻重拾梦想,开启精神探求之旅,毕竟如此人生经历书写,首先以个人记忆方式将故事讲给自己。作为记忆主体的内森不断反思自我,尤其思索与女儿的亲情,并将自己重新纳入血缘共同体中加以表征。内森采用“闪回”手法,

①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②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页。

③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Howe, Verso, London, 1995, p.86.

④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⑤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⑥James, William.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Dove Publication Inc. 1950, p.297.

⑦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回忆若干年前帮助女儿取出卡在座便器中的电动剃须刀,从而将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加以审视,促使他检讨自身,重拾亲情。而内森将其创作冠以《人类愚行大全》之名,意在强调故事的普遍性,即世人皆为常人,凡此境遇,都会碰到。

内森的记忆书写,体现文学建构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即书写者不但审视社会自我,而且以其关于民族记忆的书写,建构民族身份。内森除了他所看重的家庭身份、职业身份,还有一个被他自己忽略的身份,即“作家”。当内森说自己只是随便写写之时,汤姆很认真地纠正他:“不,你是一个作家。”^①如此界定,看似个人行为的随性创作,就兼具社会意义和历史深度。内森的记忆书写,体现融现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于一体的文学特征。“当我写不出自己的故事时,我可以把我认识人的故事写出来,由写真实,到虚构,乃至于跨越时空……当故事素材枯竭时,可以采用历史事件,记下我的人类同伙在始自古代世界闻名直至21世纪最初岁月的各时期所干下的蠢事。”^②他将故事随手记在黄色拍纸簿、活页纸、信封背面,以及各种申请表格,没写完,就放到分门别类的纸箱里:“一箱是词语错误,一箱是自然灾害,还有一箱是不正确的思想,社交场合的礼仪等等……”^③碎片化的记忆书写符合当下人们碎片化的存在,并让人联想到索尔·贝娄笔下随处书写的赫索格,如果说赫索格以写信形式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那么内森所关注的则是新世纪美国人的普遍境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内森还侧重对历史事件的审视和思考,譬如内森由讲述一个名为韦恩伯格医生的故事,延伸到大屠杀,以及犹太人历经辛苦来到美国的流散故事,这种对于犹太历史的回顾,与内森在字里行间对自己犹太身份的强调相呼应。看似随笔旁人故事,实则将历史、记忆以及自我融于写作中,促使记忆者以更宏大的目光看待现实的社会灾难与个人伤害^④,凸显写作强化民族想象共同体之用。

众人看似愤世嫉俗,想象着共同体,内心深处却是对于美国的忧思。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从文学

开启话题,拓展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对社会问题和美国信念的观照。譬如在汤姆看来,艾伦·坡和梭罗在精神信仰、政治观点,抑或思路文风都迥异彼此,但二人共同之处在于都关注现实,都认为“美国被逐渐升高的机器和金钱之山压得死去活来”,他们通过写作探求对精神世界的追寻和延续,即“关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项心灵庇护所的研究,一个不再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所向往之地的地图……”^⑤因此,汤姆认为,包括坡和梭罗在内的众多作家都有一种使命感,体现出强烈的美国意识,即坡致力于美国文学独特风格的建构;而梭罗则身体力行地探寻美国生活方式。汤姆的这番表述,是将坡和梭罗的文学创作置于美国内战前加以考量。在汤姆看来,作家们邀约读者进入一个超越时空的想象共同体,一个承载对美好未来向往的伊甸园,这种看法与内森创作初衷相呼应,因为内森讲述的故事止于“9·11”恐怖袭击突然爆发之时,正好对应坡和梭罗创作的美国内战之前的语境。如此一来,内森所写所录,即为“9·11”之前美国精神生活写照,我们不妨将其视作对于美国经典作家的致敬。事实上,不止坡和梭罗,很多美国作家在转型时期,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向来致力于人类精神危机的描摹。譬如在20世纪来临之前,众多有识之士见证了大机器生产和城市繁荣,纷纷加入关于社会变革和不公问题的探讨,数百部乌托邦小说问世^⑥。乌托邦小说也罢,共同体书写亦然,作家们以看似“出世”情绪,关注社会现状,耽虑美国未来,从不同侧面流露出忧民意识,并给予“9·11”之后的美国人以希望,正如内森在作品中所言:“一切都有迎刃而解的好机会,很多希望,一起欢度未来的希望。有美国的希望。”^⑦

奥斯特非但言说共同体对于慰藉心灵的作用,他还格外强调人们在现实中需要平衡情感与理性,行动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小说中引入“卡夫卡给小姑娘写信”的故事:卡夫卡偶遇一个丢失玩偶的小姑娘,为了安抚她,卡夫卡在接下来的

①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②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③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④张诗苑,杨金才:《记忆为了遗忘:沃德·贾斯特(遗忘)中的记忆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⑤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⑥Gray, Richard.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页。

⑦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时间里不间断地以玩偶名义给小姑娘写信,描述玩偶长大了、上学了、嫁人了……随着情节的推进,小姑娘摆脱失去玩偶的痛苦,开始尝试着接受没有玩偶的现实,走出悲伤,开心起来。让人心动的故事情节营造出想象空间,引领世人远离哀怨,复归宁静。插入“卡夫卡”故事,意在说明文学想象空间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尤其在于引导小女孩理性思考,接受现实。小女孩失去玩偶之后的悲伤、焦虑隐喻“9·11”之后美国人失去双塔的情绪。可见,奥斯特已不满足于仅仅为读者营造温馨的共同体,他旨在启迪国人:真正的成熟,恰恰体现在走出想象共同体之后的理性认知。

三 传统共同体解构中的理想自我

奥斯特曾言及创作宗旨,小布什当选、“9·11”等一系列事件,让人失望,于是“有感而发,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亮”^①。如此表述,不难看出,奥斯特不局限于描摹人们精神状态,他还引发思考:如何在失落困惑之后找到理想的生活方式,成就理想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讲,奥斯特笔下的人物通过对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的超越,即他们在布鲁克林社区生活空间的相互交往中,通过自我的保持、个性的展演和向死而生的意识,探寻实现理想自我之径。

内森等人阐释对婚姻共同体的重新认识。作品之初,众人渴望家庭亲情,化作对“最美妈妈”景观的迷恋:南希每天陪两个孩子在路边等班车,温暖画面,备受推崇,汤姆甚至每天特意跑到街边,观赏亲情场景。南希之家俨然最美共同体,然而,后来南希丈夫移情别恋,美好家庭轰然解体。作品以此表明,所谓共同体,并非一成不变,它始终处于变化和建构中。作品中对于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也有所创新。以往强调个体是有机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包括内森等人在不断交往中,强调对每一个个性的张扬,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共同体成员并非构成一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是“存在的单体”(singularity of Being)^②。通过

内森的讲述,我们知道他爱上了南希的妈妈,乔伊斯女士。乔伊斯年届六旬,充满活力,健谈幽默,当内森向其求婚,却被拒绝。在乔伊斯看来,婚姻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通常以契约形式建立个人与婚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上年纪者而言,有必要保持各自独立空间,张扬每一单体的独特性,这样建构的彼此关系才会更长久。此外,对于传统共同体思想的超越还体现在对同性家庭的接受和包容。内森对于外甥女萝莉离异之后与南希在一起生活的同性恋行为,坚持默不打扰的原则,“倘若她们在这段时间里相互有所慰藉,有什么害处呢?”^③内森对于“这段时间”的限定,其潜台词是,经历这段时间,倘有新的关系形式,未尝不可,而南希从传统意义上的“异性家庭共同体”脱身,与奥瑞拉组建同性家庭,亦体现出共同体的动态、开放的特点,并为个性张扬提供良好滋养。

那么,处于动态共同体中的人们,应保持怎样的关系?有论者指出,单体之间的关系是“你和我”,连词不表述并列,而是揭示关系,你向我揭示你,也就是自我阐述^④。可见,保持个性,展现自己期望的自我形象,即理想自我,就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建构的合理方式。综观小说中人物,他们的文化身份、生活经历、价值取向都呈现明显差异,体现出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有论者就曾指出,美国并不是一个威廉斯所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所组成的共同体^⑤。的确,布鲁克林就是美国社会的缩影,“白色、褐色和黑色皮肤的混杂和变幻,外国口音的多声部合唱,孩子们和街道,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家庭,女同性恋者,多家韩国杂货店,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身穿白色长袍、每当我们穿过街上人行横道时总向我鞠躬的印度教徒,矮子和跛子,盘山在人行道上的年迈的人……”^⑥不同文化汇聚于此,语言、宗教、文化等等都各具特色,而当不同的自我共同暴露于相互间的他异性,真正的共同体就产生了^⑦。诚然这种共同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期、稳定的公共体,也不是威廉斯所言及的基于深度交流的共同体,但是

①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②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 Peter Connor. Et al.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1991, VIII.

③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④程朝翔:《无语与言说、个体与社区:西方大屠杀研究的辩证——兼论大屠杀研究对亚洲共同体建设的意义》,《社会科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

⑤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 New York: Fordham UP, 2015, p.17.

⑥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⑦殷企平:《共同体》,《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这种共同体恰恰契合全球化带来的流动和越界特征。在小说中,我们就看到不同形式的跨国人士,他们频繁跨越国界,即有来自南美地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也有跨国经济背景下飞来去来的英国商人。他们或做短暂停留,或久居于此,保持独立个性,实现对传统共同体的超越。

现实生活中的共同体究竟在哪里?奥斯特笔下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充满了他异性,他们各自保持着自我,那么当他们以不同的自我共同暴露给彼此间的他异性之时,真正的共同体就产生了,有论者甚至认为,“共同体在他人的死亡中得以显现”^①。内森因突发急性食道炎被送进医院。在急救室里,他遇到从埃及移民美国的出租车司机、黑人修理工、78 岁的木匠……在他看来,“右边的空床,似乎被神秘的磨灭之力所萦绕,它象征着死亡,把在这床上的人毁灭掉,把他们送到一个黑暗和湮没的国度”^②。内森自感忧惧不安,他见证他者的死亡,感受自己真实的此在。正是在他者的死亡里,内森感受到人的必死性。从而触及到人类共通的本真属性,进而感受这种超越身份、超越文化的人类生存共同体。正是这种真实的此在让内森生发“向死而生”之感,并决定担负责任。所谓责任,即为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诺,一种职责和任务。内森决定为普通人写传记。通常意

义上来讲,传主多为有权势者,抑或名人;至于普通人,大多无人问津,并被人遗忘。于是乎,为普通人立传,就成为内森自己余生存在的意义所在。对于内森而言,它不同于此前记录的琐碎故事,这种关于普通人的时间性叙事是对于碎片化社会的反拨,也是对于每一生命个体的尊重,这也是包括奥斯特在内的作家们纷纷诉诸笔端,言说故事的重要动力所在,作家由此也实现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结语

《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是一部充满乌托邦情怀的小说,然而它看似探求“出世”,实则表达积极的“入世”态度。奥斯特借助主人公们对于共同体的无限憧憬,质疑当下社会生活,描摹都市人努力探寻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作家对于后“9·11”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关注,彰显奥斯特在后“9·11”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奥斯特与国家公共电台合作,结集出版《我曾以为父亲是上帝》(*I Thought My Father Was God*)一书,其中就包括追思逝去者的故事。于奥斯特等人而言,书写他们的故事,即为作家良知所在。

Approaching Self and Community in Paul Auster's *The Brooklyn Follies*

PIAO 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Paul Auster depicts the American urban spiritual life of ordinary citizens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in his *The Brooklyn Follies*, in whic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elf and community are represented. The protagonists look forward to the intimacy and harmony of the community due to the confusion of self, which is caused by their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ety.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pursuit of the fulfillment of spiritual self by means of creative writing to buil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Eventually, they struggle to find the ways of realizing the ideal self with the independent self-consciousness by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community.

Key words: Paul Auster; *The Brooklyn Follies*; self; community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Nancy, Jean-Luc.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 Peter Connor. Et al.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1991, XVI.

^②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陈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0 页。